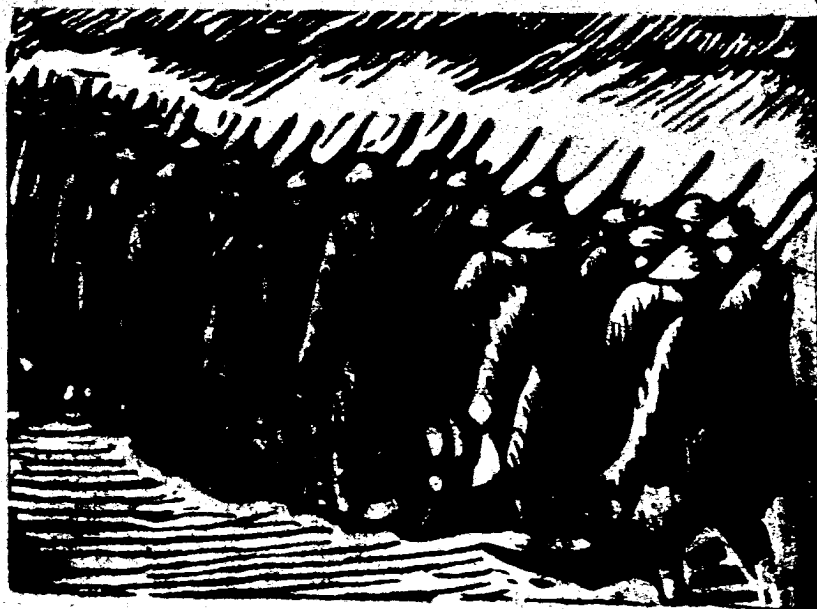


編 燕 海 琴 鶴

中 央 宣 傳 部

圖 書



S  
E  
E  
4

529693  
43

# 川軍抗戰集

編 海 燕 琴 鶴



2094

中 央 圖 書 公 司 出 版

00544

# 目次

楊森將軍在前綫.....	(一)
夏斗樞將軍會見記.....	(六)
楊漢忠抗戰經過.....	(一)
饒國華將軍殉國記.....	(一七)
血戰廣德.....	(二四)
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劉上將.....	(二九)
受傷後的郭助祺.....	(四四)
滕縣血戰的陳靜珊師長.....	(四八)
潼關民衆熱烈歡送出征.....	(五三)

陳萬仞師長在繁昌.....(五七)

川軍在山東前綫.....(六七)

王銘章師長殉國經過.....(九〇)

反攻兩下店.....(九三)

## 楊森將軍在前線

北京

四川人或者去過四川的人，大家都知道楊森將軍是在四川的文化書局和建設事業上有着特殊功績的一個進步軍人。記得民國十年，楊森將軍抵渝，迎過很多新文化運動的先覺者到四川去負教育的責任，比如惲代英，蕭楚女，李求實，唐際盛，盧冰，北伐時攻打武昌城而殉國的謝嘯仙，都是他請到四川去做新文化動運的人物。當時在四川，凡是他的駐防地中，通俗教育館，通俗講演會，圖書館，巡迴文庫，在通俗教育館指導之下的各種戲劇活動，各種改良的書場，運動場，陳列館，大小的公園幾乎遍地都是。爲了要發展四川的實業，曾經普遍地飭令造林，改良牲畜，鼓勵生產。爲了要便利交通，曾經發起兵工修路，發展航業，最有名譽的民生公司的創始，都是由於

(南)

他的負責幫助，才有今日的成績。爲了四川的工業，他曾經聘去很多的工程師；爲了四川的文化，他曾經聘去很多的文化人；爲了四川的體育，曾經請去很多的體育專家；爲了各種的事業，曾經請去很多的專門家，總之楊森將軍爲了要建設一個新四川，曾經盡過很大的責任。

楊將軍不但是個努力於文化事業的進步軍人，而且是一個有名的勇將。楊將軍，現在這偉大的戰場上他已經加入了前綫，以他這樣一個勇敢的進步的軍人，在蔣委員長的領導之下，記者認爲楊將軍所率部隊在抗戰的鬥爭上，確實是加了一支生力軍。

記者和楊將軍不見面，已經十四年了，聽着楊將軍在這偉大的抗敵戰場上，用他的血肉和暴敵決勝負的時候，便冒着砲彈，親自趕到火一般的前綫

上去拜訪他。

爲了等車，到達××通信處已是很晚了，早已有同鄉人通知過了，軍部早派有人在通信處候我和×先生，在那裏又打了一個電話，到達軍部的時候，一灣殘月已從樹梢中露出模糊的臉來，田野放出清香的氣息，朦朧中我直見了幾個黑影，經帶路的人問明後，才知道是楊將軍和夏將軍出來候我們。

在那個不十分明亮的燈光下，我看見楊將軍還和十四年前一個樣子，神彩奕奕，非常沉毅，從他的談話，我才知道上海抗戰開始後，他個人已經上過戰場，他到××師，××師，土匪原到山東的謠言一起，他又去過山東一次，他告訴了我，他在隴海道上火車中的感懷詩。

縱消炎暑試新涼，沃野欣聞禾稼香；

爲挽艱危征萬里，不教倭寇事披猖。

他說，曾經問過韓復榘，關於土肥原的話，他說沒有這件事，由山東回到四川，我們的部隊就馬上開赴前方，本來我們的部隊是在貴州，在八月十五日奉命改編，九月一日出發抗敵，二十五日到武漢，十月十日到前綫，本軍原由上峯預派，作為出發部隊，以××，×××之線，屏障××綏遠京滬，敵人五次總攻開始，即舉陸空主力，企圖衝破此綫，襲取上海，威脅南京，此時我守兵因衆寡懸殊，陣地已呈不穩之象，本軍見危受命，於十三日增援該綫，惟部隊尚未到齊，儘我×××師×團之衆，經血戰一日，將陳××收復，我素有戰功之林團長陣亡，等二第三兩日，敵復增兵猛撲，我×××師之周旅，亦由後方趕到，加入戰鬥，敵在×××，×××兩點正面一千餘公尺之地每日投彈在千枚以上，砲彈在五千發以上，我工事全毀，但我軍有進無退，衝鋒肉搏，每日達十餘次，雙方傷亡枕籍，在十七日換防休息。



「這次的犧牲固然很大，只有在這樣犧牲之下，才可以證明我們軍人的人格」。說時楊將軍又示以在前綫的近作一首：

滿天烽火遙相望，切齒倭奴勢正張；

指點三軍殺賊處，×××日月如霜。

在談話中，不覺也是深夜，我們告辭了楊將軍，到軍部給我預備的房中去休息，分手時，楊將軍說：

「好好地休息：不要耽心，這次的抗戰，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胡蘭畦——

## 夏斗樞將軍會見記

「全面抗戰這」一個「全」字，至少在軍事方面完全做到了。記者在前綫參加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的工作，半月以來，遇到的武裝同志，包含全國各地的部隊。但不論是那兒來的軍隊，再沒有一點地方的分別。在戰場上，我們再沒有聽見說中央軍，桂軍，粵軍，川軍等分別，我們的隊伍只有一個，就是中華民國的國軍。

記者是四川人，四川是有名產生軍閥的地方，在民國二十六年的歷史中間，單是四川一省就有過三百次的內戰，但是現在，四川的大部分軍隊，居然作萬里長征，担任抗日戰爭的最前綫，那種英勇壯烈的犧牲精神，並不亞於國軍的其他部隊，這是我最初所意想不到的。

記者很幸運，前日在前綫遇見了××軍副軍長夏斗樞將軍。將軍精神奮發，談吐豪爽，不愧爲英雄本色。同鄉人在這偉大的抗敵戰場上見面，自然更是親切。他把他所率領的四川軍隊，這次參加抗戰的經過，詳細見告，這是數天以前的事。現在前線局勢已大見改善，夏將軍這一番談話，已到了發表的時候，所以除了有關軍事祕密的一部分以外，把我們四川同鄉抗日英雄的一席話，全寫在這下面。

劈頭夏將軍就說：朋友，你是四川人，你知道四川的情形。常言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四川軍人在外面的名譽，向來不很好，一般人說起四川軍隊，總以爲是只知從事內戰而沒有一點民族意識的。我們老早就想找一個機會，洗刷一下這個惡名聲，幸喜現在機會來了，抗戰開始以來，我們這一個部隊奉到中央命令之後，就像逃婚一樣地悄悄地跑了出來。我們

從××到××預計要有五十九天路程。我們爲的要趕忙上火綫：和東洋鬼子比個高下，所以日夜趕程，過了二十四天，就到了××。我們的弟兄們常說：「汽車團隻腳，到了一站還要上油休息，檢查機器，我們只有兩隻腳，却一天走到晚，休息的時候，還要自織草鞋，要是在四川打仗，老子早就回家了！」

到了××以後，有了火車運輸，交通要快的多，不久我們就到達了前綫，我們忘却了家，忘却了自己，更忘却了敵人飛機大砲的恐怖。我們沒有忘記的，只是我們爲國爲民應盡的責任，但是使我們自漸形穢的是我們的武器和裝具，比較其他的同志真是小巫見大巫。我們的軍長×告訴我們：「咱們在這抗日的戰綫上，甚麼都沒有，有的只是血和肉，用好武器打敵人，不足以表現我們的戰鬥精神，以舊老的武器克制了敵人的精銳，才見到川耗子的

真實功夫。」我們本着軍長的教訓，防守着××。我們前綫一部，因為苦鬥已久的疲乏，和工事的被毀，不得不從×××調回休息，我們王筆春營長所率全營的弟兄增援上去。以血肉守職的精神，我在敵人飛機大炮不斷的轟炸下，不但把原綫恢復過來，而且乘勝追擊，把敵人迫過×××××，但是王營長和全營的士兵，也在此全體殉國了。

「我們四川的軍隊，遇見這樣重砲火和海陸空軍聯合威逼，還是第一次。但是在作戰的時候，一點不畏縮，不慌張，從沒一次退却過，因此所受犧牲，也是極其壯烈的。加入戰局以後，師旅團長因為身先士卒，有好幾位受傷。並且一位團長陣亡，營長傷亡的更多。我們的損失雖然不小，但是敵人的損失至少要比我們多一倍。所以我們不但毫不氣餒，而且我們用了落後的武器，擊潰了暴日的最精銳部隊，更加增加我們對於抗戰勝利的自信。」

最後夏將軍說：「就我們四川軍說，常備軍已有四千五十萬，加上民團及壯丁，抽調二百萬人到前綫是不成問題的。雖然物質設備比較欠缺，但就我們這次抗戰的經驗，實是不可忽視抗戰力量，現在××軍和×××將軍領導下的數萬健兒，已負起抗敵救亡的天職，希望其餘的四川軍隊，也一律開拔到前方。使從此以後，再沒有人敢說，四川軍人是只知內戰而不知衛國的。」

夏將軍說完了以後，精神異常地興奮。記者就和他握手，向他說：「多謝××軍全體將士，你們不但洗刷四川軍人的壞名聲，而且給我們四川人增加以萬丈威光，抗敵造成了四川的再生，也造成了中華民國的再生！」

## 楊漢忠抗戰經過

參加淞滬戰役扼守頤晤寺陣地負傷之楊師長漢忠因腿部受傷，牽動鼻部舊疾，經前方醫院診斷，認為有轉院必要，爰於日前出院，乘民生公司輪船返川治療，已於（九）日傍晚抵渝，記者以楊氏新自前方歸來，見聞當更詳實，特班車往訪，當承延見，楊氏衣草藍哩襪中山服，冠呢帽，御草履，左腳小腿部緊紮白綳帶，座旁白木撐棍二根，面部微有風塵色，而精神仍極興奮，記者趨與寒暄，并略致慰問，即叩以此次參加戰役經過，及其本人感想，當承分別答覆，茲特提記大要於次。

本人所部原駐黔西大定清鎮一帶，担任綏靖工作。自蘆溝橋事變發生，本軍軍長卽向中央請纓抗敵，迨八一三淞滬戰起，本軍奉令集中武漢，準備

相機應援，許自貴陽至長沙，向例於五十九日途程，而黔在湘西又爲苗領山脈，最難走的路，但本軍爲迅速戒機起見，決定兼程前進，結果在二十四天的期限當中，全部到達長沙，由長沙乘火車到了武漢之後，初意還可稍稍休息，深感長途的疲勞，洗滌積垢的軍服，不料剛剛宿了一晚，翌日又全軍踏上北進的征途，由漢口乘平漢路車到鄭州，再由鄭州換隴海路車到徐州，復由徐州換津浦路車到達首都，最後由首都乘津滬車到蘇州，時值大雨，爲避免敵機轟炸，仍冒雨前進，在黃渡車站下車，暫駐附近一帶，因敵人大舉五次總攻擊，前方情況異常緊張，我們在這嚴重時局之下，便於十月九日正式加入前綫，本軍在上月九日，由渡站運到南翔附近，所受的任務是一面趕築工事，一面抵抗增援二三師陳家行方面陣綫，不過因了當時敵人正以全力進犯，差不多前方各處都受着猛烈的攻擊，因之本軍所當應援，也不止陳家行



一段，在到了南翔以後，兩天之後，在一五師就撥出了四營去參加，到了十三日原守顧厝寺橋亭宅綫陣地的部隊，因任務已達，撤換下去。

本人的四團兵力就分配顧厝寺和橋亭宅的一段重要陣地，從十一日到十六日，本人受傷以後止，這幾天都是敵人會集陸空軍全副力量進行，全綫總攻時期，所有戰鬥經過，大略已見中央社消息，本人因了腿部槍傷，牽動過去鼻部舊疾，同時使大腦部也受了影響，以致現在還不能用心思索，甚至現在還不能詳細記敘，但有幾點，爲我畢生不能忘懷的。第一，十一日我接顧厝寺陣地綫時，敵人便知道另有主力軍開到，即猛力進攻，我林團長相侯親到最前綫指揮，官長奮勇出壕應戰，白刃相接，結果我仍守持原陣地，是役林團長相侯陣亡，其他官兵傷亡亦衆，第二，十三日正午，陳家行陣綫會一度動搖，我們的趙嘉謠團長，胡王兩營，在敵人飛機大砲之下長進，不到

一小時，就把原陣恢復起來，胡國屏督率守原綫，王肇春營乘勢跟蹤追擊，將自命「皇軍」的殘敵趕過蘊藻浜岸去，但團長王營已入敵之火綫網，致王營長同全部官兵盡數壯烈殉國，而趙團長嘉謠亦負傷，這在我們固然是很大的損失，但也可說是淞滬戰場空前的進展，第三八〇一團團長，向文彬在順晤寺附近亦經敵人猛烈的進攻，力撐危局，結果化危爲夷，達成任務，在那一天三小時內，由中校升上校，由上校晉升少將，這是東戰場絕無僅有的事，也可說是川身在抗戰史上的光榮。

最後記者復叩以經過此次戰役之感想，楊氏笑謂本人完全是一個軍人，只知奉令作戰，對於政治外交國際問題，素無研究，所以在此次戰役中，只知我們應當爲國家爲民族生存而戰，縱然弄到一兵一卒，也還是要放完最後的一粒彈，流盡最後一滴血，才算完全結束，此外並無所謂感想，不過就個

人在軍生活的經驗，敵人除用武器比我精優一點外，其他並不比我們強，而且就我親見的，我們之工軍和礮兵技術，都要比敵方高超。至於我們的陸軍士兵的攻擊精神，更非彼怯懦如鼠之皇軍所能望其項背，如我方能有同樣之器械，敵早已完全殲滅。其次，此次抗戰，不惟是全國武裝同志人人樂從，後方的一般民衆，尤其熱烈援助。本來軍人殺敵禦侮是自己應盡的天職，在陣上負傷，也算不得一回事，但是個人這次負傷以後，不用說遠勞親友和長官袍澤的厚注，就是素不相識的許多人士，也來紛紛向我勞問慰籍，那種熱烈的情意使我有不用說負傷，就是陣亡也很值得感想，并且從這一點可以看作對日抗戰，實爲我四萬萬人一致的要求，就憑了這種敵愾的心，也可以把握着最後的勝利，再則此次作戰，前方軍站設備非常完善，經常必須的米麵炭鹽，固然可以領得，就是士兵們等夢想不到的餅乾灌頭等，都是取之不

盡，而且在陣地上，每天的伙食并不在餉內扣除這是川軍從來所未聽見過的，又此次在京治療，曾遇幾次空襲的警報，覺得成績非常之好，尤以交通管制最爲周到，警報一來，全市若干動脈，便完全停止，但在警報解除不到兩分鐘後，市面又照常的活動起來，我曾聽得一位外國醫生說，像這樣完善空防，還是世界所僅見云云。

## 饒國華將軍殉國記

十二月三日得到前方的一個消息，驚心觸目，那就是：

饒國華在廣德前綫陣亡了！

這些消息立使我震動起來，當然，在日本帝國主義瘋狂的炮火了，一個臨危受命，以死將事的民族戰士的捐軀報國，實在是每一個國民，每一戰士的意中之事的。但是，和我分手還不到半月的饒將軍，至今回想起來，還覺得那沉着雄偉的體魄，堅毅的精神，宛然在目，轉瞬之間，如何能相信他已經爲國捐軀，和我隔了個世界了呢！

我聽了這個消息，悲痛與興奮的情緒，一時都湧上心來，合目凝思我和饒將軍歷年的往來，以及饒將軍平日的言行，都一一回憶起來，

饒將軍是我入川以來的第一個知友。

我和饒將軍的相識，是民國二十四年的冬天，也就是我入川的第一年，當時正是當初的紅軍，現在在西北戰場抗戰的第八路軍二萬五千里長征西北，與川軍相持於天臺山的時侯，饒將軍就是在這天臺山下的最前綫和我初次相見的。一個朔風襲人的晚間，饒將軍親自到我們的駐所山河場來找我，經過在座的人們介紹之後，彼此就一見如故的暢談起來，饒將是一個坦率的軍人，一見就可以知道。那一晚似乎有很大的感觸似的，精神興奮，然而又好像有一種不可知的阻力，使他不能盡情地傾吐，原來他當時正感覺着一種苦悶。那就是他對於「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一個苦訓，有莫大的覺觸，他當晚告訴，國難如此，他實不願再見自相殘殺的內戰，損失國力，利於敵人，可是爲了服從命令，保護地方，擁護政府，又不得不受命臨陣，從這裏我

們不但認識饒將軍，而且認識了饒將一切思想行爲的出發點，那就是真，就是誠，就是正，就是義。他不但遠見了國家的危難，決鬥不是解決這危難的大道，而且他也是一個澈底守分，服從紀律的軍人。他雖然心裏有十分的苦悶，但他却是一個能始終盡忠職守，所謂鞠躬盡瘁的人。早在相識之初，我就知道饒將軍將來一定是一個能夠盡忠國家，有天良，有正義，在那聖的民族抗戰中，是一個最有力的戰士。

以後不久，我執教於四川善後督辦公署設立抗日教育之軍官研究班第七期的時候，饒將軍任班附。於是朝夕相見，與饒軍暢談的機會更多了。當時國難愈急，華北已經事實上淪於敵手，而日本帝國主義的貪心未已，有益加進迫之勢。時歐洲局勢，亦很混亂，義大利意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戰氛正熾，歐洲和中國亦應付維艱。對於東方之義大利，正正乘火劫掠之良機，我中華民

國之國運，至此危險已極。饒將軍和我每一相見，必談國勢，亦必慷慨激昂，深感於委曲求全，不能立即決戰之苦悶。他常有一句使我們旁聽的人異常感動的名言，是只要開始抗日我就要立在戰爭的最前綫，這句話差不多是饒將軍每次痛論國事必有的結論。饒將軍現在是果然立在抗戰的最前綫，實踐了他的諾言，而且爲這諾言犧牲了。但是，饒將軍這一句話，至今却是春雷似的，清清楚楚地在我的耳中振蕩。我相信這句話決不只是代表饒將軍個人的聲音，也不只是代表戰士們的義概，而是代表着四萬五千萬被壓迫的中華民族，向日本帝國主義，無盡窮的貧慾，作了最有力量的回答。我一念及饒將軍說這一句話時沉雄壯烈的神情，就不覺爲之振奮，真要拔劍而起。

是的，我現已經追隨饒將軍之後，全川將士，全國戰友都已經立在抗戰的最前綫了！我們在最高領袖，在劉司令官領導之下，我敢相信全川將士，



沒有一個不願隨饒將軍之後，立在抗戰的最前綫，與敵人作堅決的戰鬥的。

饒將軍不但是民族戰士中最有決心的一人，而且也是戰爭中最有能耐，最有力量的一人。他在川中可以說是第一流人物，他的勇敢要比北方的吉鴻昌，而沉着精明過之。他的軍事譬如南方的鄧澤生，而政治手腕却不及。饒將軍在川軍將領中，不但是劉主席最賢能的輔弼，不可少的左右手，而且也是川軍中一個少見的模範人物。他在平時，是練兵的能手，在戰時是作戰的先鋒，對於以後的訓練教育，他是經常負責實際的責任的一人。對於鞏固復興民族根據地的一切設施，他是慘淡經營，週詳擊劃的份子，而且是有力的份子，所以我認為他實在是川軍中的第一流人物，並不是誇大之詞。饒將軍不但在公的方面，值得我們信仰，而且在私的方面也值得我們的模範。他實在是一個爲公忘私的人，他生活簡樸，不穿大衣，不戴手套，布衣。粗食常

不苟奢華，不納姬妾，寡欲清心，不貪閒暇，勤於工作，這些都是我們和饒將軍經常接觸的人親眼所見的。我們看見他這種自奉儉約，努力爲公的精神，真不知道如何感奮。

饒將軍和我因爲工作的關係，是經常碰面的，而且只有機會，他也常樂於和我一道作促膝之談。上月十八日，政工會駐漢口廢日租界大和街二十號，饒將軍率隊過漢，這天正是風雨晦暝的天氣。饒將軍冒雨來訪，當時正有楊亞夫，吳秋影，魯自誠諸君在座，彼此暢論前綫戰事，他那豪壯，慷慨，英勇，沉毅的精神，一如疇昔。臨別之時，握手互道珍重，他還笑着說，「前綫見，」誰知道這就是他最後的壯烈的遺言，而這一次的分別，竟是最後的分別。

饒將軍是十一月三十日晨在廣德前綫，親冒矢石，堅守據點，與敵寇作

殊死戰鬥時捐軀殉國的。饒將軍雖然以身殉難但因此振奮三軍，卒能於浴血苦鬪中，克復廣德，泗水，可知饒將軍殉國的影響之大，饒將軍奮勇的精神長留於天地之間了。

現在饒將軍是在抗戰的最前綫壯烈的殉國了，我們後繼者應如何本着饒將軍統一抗戰的覺醒，奮勇殺敵的決心，學習饒將軍刻苦自勵，爲國忘私的精神。繼承饒將軍抗日救國的壯志前進，奮鬥，救中國，以慰藉饒將軍的忠魂呢。

## 血戰廣德

記者由北戰場改赴西戰場，隨唐總部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到達安徽廣德，沿途難民，紛紛逃走，扶老攜幼。其狀可慘。抵縣城總部駐北門外鳳凰橋，城區房舍已被炸燬殆盡，燒斃牲畜，到處皆有，一片燦土，滿目淒涼，此情此景，非楮墨所能形容者。時敵軍正向泗安前進中，（泗安在廣德西四十里係浙江屬）總部即令陳鳴謙師，星夜趕到十里溝構築陣地給敵迎頭痛擊，二十八日午後四時，陳師鳴謙趕來，一般官兵，雖感疲憊，然均有莫勇向前之氣。記者亦改隨陳師部前進（再趨得晤潘汝必旅長）適偵察地形返部，潘氏過去在川滇黔剿赤頗爲得力，如土城夾關諸役，屢建功績，記者上前握手慰問，稱以貴旅長爲國宣勞，常爲吾人所景仰，此次抗戰，定能殺敵致果。

再立助功，潘氏簡單作答，諸多謙遜，但皆慷慨激昂之詞，謂此行抗戰。本人以全副精神與倭奴作殊死戰。並代表全旅官兵之堅定意志，誓流盡最後一滴血，以爭求祖宗光榮，不問敵所勝負誰屬。敵旅卽是戰到一兵一卒。亦要決抗戰到底，不棄守土一寸。此時泗安友軍正向廣德前進中，敵師袁旅在前方二十里之界牌，截擊敵人，我奉命在此構成陣地掩護友軍，料敵於明日得達我陣地前，我已令各團瀟夜趕築工事，如敵來攻，決與陣地共存亡。語至此，潘旅又閑話該旅由河南汲縣調赴南京，所乘火車無蓬，途中遭遺之晝夜大雨，官兵皆遍身淋漓。抵京不及烘衣，又奉令徒步趕來廣德，沿途公路，係碎石所築，故官兵足部多被損傷。余嘗慰問之，皆喜形於色，蓋義在抗戰，未聞其有怨疲勞者。將晚前方砲聲濃密，袁旅傷亡官兵，紛紛運下，幾塞於道。入暮聞袁旅已爲敵坦克突破，翌晨（二十九）午前六時，敵軍先頭部

隊與余張兩團之前進陣地接觸，立時雙方惡戰開始，敵以坦克車六輛，掩護騎兵數千，步兵約三百餘人，分頭衝來，繼以重砲射擊我主陣地帶。七時許我前進陣地龍李兩連盡力扼守傷亡過半，不能却敵，退回第二綫陣地。八時許兩連官兵全數爲國犧牲，我主陣地前橋梁破壞，敵坦克車不能繼續前進，敵即以騎步兵約四個聯隊進攻我張團陣地，該團官兵應戰沉着，齊以機槍掃射，敵傷亡枕籍潰下。至九時敵機六架飛來轟炸，并以多門重砲不斷向我齊放，一時上空，彈如雨下，我陣地在濃烟密霧中，悍然不懼。敵又增兵約五百，向我正面猛攻，并以大部向我左翼抄圍，張團卽令預備隊之潘營撐持左翼，打斷敵之抄襲，又令正面林李兩營，用大手榴彈進襲，敵仍不支退去。復增兵大部齊向我猛衝，林李兩營長身先士卒，仍率大刀榴彈逆襲該敵，我左翼潘營應戰尤爲激烈，亦用手榴彈及大刀數次逆襲均奏效。而敵接連五次

猛撲，潘營陣地因受敵機投炸，重炮轟擊，中彈在兩百發以上，以致官兵傷亡殆盡。然仍死守原陣地，及戰至午後四時許，正面林李兩營亦傷亡過半，張團得潘營之請，在李營撥兵一排，潘營親身指揮，選集大刀手榴彈勇往出發，敵一時大亂，四處竄逃，該排乘勢猛追砍殺，斃敵無算。無如敵衆我寡，終被敵機槍掃射，全數亦壯烈犧牲，敵亦乘勢攻窪前進，奪我陣地，張團立即親身提槍督戰，潘旅亦將特務連增援，我陣內官兵一聲躍起，齊出與敵肉搏，任來衝鋒三次，敵終不支，狼狽潰去。入暮後各就原陣地相持，我方勢成孤軍，敵又增軍大部向我左翼直抄廣德，總部遂奉命移宣城，當夜令陳師向廣德，七房村洞山殿轉移陣地。

潘旅奉命，乃令余團掩護張團於次日（三十號）午前三時安然撤退，計是役該旅張團傷亡官兵二十餘名，余團傷亡較輕，計官長三員，士兵數十名

聞敵之傷亡亦在一千人以上，我擊落敵機一架，破壞敵坦克車三輛，此外奪獲敵械頗多。十二月二日陳師又命潘旅反攻廣德不勝，仍回守原陣地，該旅余團高繼伯營長於是役壯烈殉難，潘旅自此兩戰後，聲譽昭著，該旅之張有銘團奮勇殺敵，總部已轉令陳師，傳諭嘉獎云云。

——談言——



## 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劉上將

「余此次奉命出師抗日，志在躬赴前敵，爲民族爭生存，爲四川爭光榮，以盡軍人之天職。不意宿病復發，未盡所願。今後惟希我全國軍民，在中央政府暨最高領袖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繼續抗戰到底。尤望我川中袍澤，一本此志，始終不渝。卽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以爭取抗戰最後之勝利，以求達我中華全民族獨立自由之目的。此囑。」

這是四川省主席劉甫澄先生，在漢皋病故時口述遺囑的全文，它明白的表現了他的服從中央，服從最高領袖。抗戰到底，努力殺敵的決心，和對於他的部屬，此後繼續他的遺志，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一點希望。

自鼎革以來，四川以特殊之地位，混亂迄二十年之久。劉主席於中央領

導之下，苦心孤詣，以絕大之努力，卒能融合各方，造成省局統一。最近盧溝橋事變以後，國人決定全面抗戰，而實以西南數省，爲抗戰之根據點。數省之中，天賦之厚，地勢之宜，尤以川省爲重要。設非川局早告安定，則對於抗戰之全盤計劃中，必阻礙良多。今日國府移渝，川省乃成爲政治之軸心。溯源探本，徵劉氏早日之努力川局統一不能及此。

滬戰既興，劉氏躬率部伍，出川抗戰。不幸宿疾遽發，痲痺漢上。國人以其未臨前綫，疑慮滋多。今則劉果不起，其心可大白於天下。當其彌留之際，口述遺囑，語不及私，諄諄以服從中央及最高領袖抗戰到底勉其部屬，實足表示其忠貞。而遺囑中「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二語，尤能表示其人格如何。劉氏既抱如此犧牲決心，使其身體健康，身臨前方，則部下受其鼓舞，必更好有良好之戰績。「出師未捷身先死」。我

們是怎樣的爲中華民國，爲抗戰前途，對他發生無限的惋惜和悲痛呵！

至於劉氏個人私德，可資欽佩者尤多。在昔一般軍人窮奢極侈之時，彼獨能一反他人之所爲，克勤克儉，無一文之浪費。不打牌，不納妾，甚且令其夫人，躬親中饋，對人接物，力守信義。此雖細事，實爲難能美德，因能傳誦於川中人士之口。至其服從中央，十年如一日，更足爲全川軍人之表率。試讀遺囑中語，對於最高領袖之忠歌，可謂「之死無他」。其影響於軍人心理者，當必甚深。最高領袖失此臂助，諒於得聞噩耗之下，亦必深爲扼腕歎息。

劉氏名湘，字甫澄，夔川大邑縣人。於溼清應徵，入弁目隊。繼致入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畢業後，任見習排長等職。復奉調入籌武堂肄業。民元年由都督府親衛隊官，委任陸軍一師第二團營長，民二年至九年，不次升調

，歷營團旅師長，陞至第二軍軍長兼四川總司令兼省長。十一年，辭職回鄉，十二年。復出任四川善後督辦。十四年，任川滇川康邊務督辦。十五年，任國民革命軍二十一軍軍長，十九年兼任長江上游剿匪總司令，二十年兼任四川善後督辦，旋兼總預備軍司令長官。二十二年兼四川剿匪總司令。二十三年冬，拜四川省政府主席新命。二十四年任中央委員。二十五年任川康綏靖主任。本年抗戰發生，任第二路預備軍總司令，旋率師出征，改任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以宿疾復發病沒。

他的一生，都是在艱難困苦中繼續不斷的奮鬥，所以造成了他偉大的歷史，對於四川，他的政績，尤能深入民心，我們看他死後，對於四川省內舉行公祭時，各機關團體的踴躍參加，就可以知到他與四川民衆的關係了。

當劉靈樞抵渝時，有數萬人民，在碼頭迎候，情形極其悲哀，而且嚴肅

，現在把經過的情形，記錄如下。

在二月四日的清晨，太陽衝不出層雲，滿江籠罩着灰暗的霧氣，嘉陵江與長江交匯的朝天門碼頭，立滿了全副武裝的軍士和藍袍黑褂的人民，大約有三三萬人。軍樂隊執着大的喇叭，軍艦上準備着禮炮，一切的一切，都顯得靜靜的，莊肅的，各人的面孔，都流露出了悲哀的表情。

人愈來愈多，碼頭上的石級，都滿站着人們的兩足，江邊的臨時招待所，也是擠得沒有一點隙地，戴季陶先生的藍袍馬褂和呂漢琴參軍長的黑藍武裝，也坐在中央的一棹，外賓中駐渝的英德憲領事和武官，也都全到了，其餘，朱子橋，鈕永建，王子壯，羅家倫，吳稚暉也都相繼來了民勤輪本是定九點鐘抵岸的，但昨天都遲了差不多半個鐘頭，劉夫人坐着四人的轎子，泣不可仰的走下轎來，隨行的人，小心的把她扶上了一隻小艇，準備向民勤輪

駛去，正是剛駛出王家沱，民勤輪的影子已在江北嘴的江面出現了，於是在這霧氣籠罩着的沉靜江面，突然發出了沉重而又滯澀的炮聲，連續的響了十七次。民勤輪的兩面甲板上，堆滿着花圈，船頭的鞭炮，比較機關槍更密的響了起來。這時在碼頭上的人，都在悲哀的樂聲中自動的脫了帽子。劉夫人上船去後，顧主任和夏總幹事斗寅也乘行營交通處的汽艇上了民勤。

劉主席的靈槨，是停放在船頭下的大艙間裏，同時也簡單的佈置了一個靈堂。劉夫人到艙後，痛哭失聲，喪禮委員會就請顧主任祝詞。在這簡單的靈堂裏舉行莊嚴的啓靈典禮，禮畢後，接着就啓靈上岸。

碼頭上放着祭棹，劉夫人被人扶上岸後，一直就伏在祭棹上嗚咽着，還不曾等靈槨到岸，劉夫人突然又搶在一個草墊上大哭起來，左右的人差不多都流淚了。中央代表戴季陶先生主持了移柩典禮後，迎靈和送靈的人，都排

成行列向市商會行進了，除了姓字旗，和銘旂亭遺像亭之外，還有蔣委員長的一副祭帳，題爲「颯爽猶存」，上款爲「甫澄上將千古」，下款爲「蔣中正敬輓」。其餘的花圈，則由川康憲兵執着在執紼人的兩面行走，這端還沒有上完碼頭，那面已經到了市商會。在這條拖長的馬路上，兩邊人行道上，都擠滿了男女的市民，同時市民差不多是每隔五家就是一個「路祭」。

過了道門口時，許多迎靈的人都停在兩旁了，軍號不斷的吹出了敬禮的號聲，執紼的人，默默的一直走進了市商會，將靈柩放在禮堂的後面，一直待舉行了安靈典禮（呂參軍長主持的）之後，執紼的人才退了出來。

總之劉氏死後，其典禮是備極榮哀的，除全省各縣市人民素食一日并下半旗誌哀外，國府特典褒揚，舉行國葬，以昭矜式，可見我最高領袖，對於劉氏之死，是如何的惋惜的。

對於劉氏吊唁的文章，是美不勝收的，其中以鄧漢祥不忘與不朽，及劉夫人祭劉長官二文，最能表現劉氏一切。現在介紹出來，對於劉氏，就可以得到更深一層的認識。

### 不忘與不朽

鄧漢祥

四川省政府主席劉甫澄先生，督師抗敵，憂勞盡瘁，病歿漢皋。國家歸終之典，袍澤景慕之篤，與夫關係大局之重，海內外文電輓唁，追慕功德，蓋已盡哀榮之極致矣。顧漢祥所感有異於恆泛者，則以甫公既已成其（不朽）之名，吾儕應共舉（不忘）之實。因為不朽事業早經勒諸大衆口碑，銘諸同人心版，無需贅詞善頌，惟此「不忘」之義，在甫公作古以後，文武百僚，皆有不可違之良心責任。要知道私人情感上之不忘凡夫皆能爲之，例如家人父子之間，在天性上決不致忘其所親；無旁人督責，惟此公義上之不忘，



則決非僅恃情感所能維繫。而要在運用理智，認識長官不朽之基因何在？後死不忘之表示何在，如用綜合研究法，以諦審其因果，則長官之「不朽」，正賴我同人之「不忘」之精神，有以發揚光大之。徵諸近代史跡，已往之曾胡，至今不朽，實賴後起英賢，不忘曾胡。故精神縣延無替。吾儕追隨甫公，督師治軍，素共患難，私誼敦篤，寧待罄述。但在公的方面，要認清甫公二十餘年之奮鬥生涯，始終自承其身爲國所有，非吾儕所得而私。故今後報國之道，應當不忘其不朽之名業，在國家不在私人，從國家利益先於一切的觀點上，企圖完成甫公未竟之遺業，應排除萬難以赴之。如近三年來，統一川局，擁護中樞，安定社會，急赴國難，在中國近代政治史上，皆爲空前的偉大事業。其中艱苦委曲，容有不能割示肺肝，以期共喻者。願甫公毫髮不以介意。前者病榻彌留，語不及私，據侍從懷友追述，甫公當呼吸僅屬之際

其微弱呼聲，是「對外抗戰，對內建設」。吾儕遵循甫公所指示之大道，以各盡所能，效忠國家爲前提，則一切浮議庸見，胥不足動搖同人之信念，至個人得失利鈍，更非所措意矣。漢祥辱承甫公知遇，承乏省府，於今三年，汲深綆短，有負殷期。所幸平日謬參密勿，于甫公謀國之忠，愛國之誠，知之較稔。殉國之志雖伸，救國之業未竟，人亡邦瘁，有識同悲，未報涓埃，尤深私恫。祇此「不忘與不朽」之聯貫意義，歌聆於懷，謹述所信，以質同志，甫公靈爽不昧，或不迂愚言乎。

劉夫人周書祭劉長官文

惟中華民國二十有七年二月七日，爲成服之期，禮當展奠。未亡人劉周書率孝男世哲孝女蔚文，謹以俗供，致祭於國府追卹一級上將新故夫主劉公甫澄之靈，跪而泣曰：嗚呼哀哉，吾夫逝矣，吾夫體健而量寬，常情衡測，

宜有以長年而永世。雖有吐血宿疾，究非必死之症，壽只四十有八，亦非應死之年，胡爲乎遽殞其生，棄周書及子女於不顧耶？憶周書之未歸於劉也，年僅十九，以耕讀世其業，頤家非素封。是時吾夫肄業縣中高小，刻苦自勵，殆異常人，卓然謀有以自立於社會。光緒三十二年，毅然請命親前，以學生應征，選送陸軍弁目，學業優異。復考入速成學校，畢業後任排長。旋奉調講武堂，其隸入軍籍蓋於是時始，而吾夫乃如繭自縛，陷於荆天棘地中矣。清廷遜位，民國肇興，始任都督府親衛隊官，旋充營長，五年，積功任川軍第一師第一旅旅長。六年，升任第一師師長，是年吾夫已兼任東安撫使，曾語周書曰，予今至此，此後將專意事業，期有貢獻於黨國。家中有田三百餘畝，仰事俯畜，粗足自給，請勿以相累，予不復問家事矣。予問之故，則笑曰古今來安有求田問舍，而可以爲事業者乎。自是勤劬加甚，薦躋專閫，

以至於今，初未嘗有一隴之置一畝之增也。吾夫德量雖寬，而個性特強，心之所以爲否者，強之亦不肯，認識既真，則必衝破一切，排除萬難以赴之。以故護國護法北伐討逆諸役無役不從，無戰不力，雖遭頓挫，未嘗稍變初衷。惟所經之變故益多，所感之困難特甚，事變當前，輒見繞室徐步，握管凝思，終日而不息。及大計以定，則又敝衣垢面，聯床密論；入夜而不休。而於飲食起居，可以調攝其身體者，絲毫不介意。勸之，則笑曰，吾固言官之不易做也。固問之，則曰，此豈吾輩求安時哉，吾固體健，毋慮也。戚誼有求事者，於甲則曰，書可讀而官不可做，汝家小康，何必如我自尋吃苦。於乙則曰，做官要做事，只做官，不做事，國之累也。於丙則曰，予忝長川政，激濁揚清，惟己之責，予誓成一廉潔政府，以資倡率而紓民困，豈能以私廢公哉。凡此諸語，皆周書所習聞於平日者也。吾夫雖嚴於督率，而仍富於

感情，故其用人也，不輕進，亦不輕退。若進一人，必能試以事，以事迫任之。而於追隨最久之員，苟無絕大疵累，愛護備至，如恐有失。其用人然，其待士卒亦靡不然。民元以來，川軍數量之多，甲於全國，甲戌之冬，來歸部隊，殆逾十萬，盡量設法收納，終不肯增加師旅單位，以重川民之負擔。剿匪以後，傷亡重大，部屬有以補充請者，則拒絕曰，吾將寓淘汰於無形也。然有以裁兵請者，則又曰，是蓋相從艱苦之餘，予豈忍一旦令失業者。緣是諸因，謗議紛起。其苦心孤詣，局外固弗知之，各方雖爲之諒，而吾夫則曰，予行吾良心之所安。予爲川人，必不負川，予爲中國人，必不禍國。數年以來，當有鑒於人心者。凡此諸端，又周書所習見於平日者也。以故近年以來，焦勞特甚，宿疾累變。休養既有所不能，怠荒又有所不願，而又無法以自避免。前歲病中，周書侍側，吾夫茲而相語曰，予事如此，進退殊難自

由，病勢有加無已，奈何，奈何？因誦武侯出師表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言，相與歎息而已。

倭奴寇境，國戰忽開，吾夫先期赴京建議抗戰。返川以後，從速編整策劃出師，復孜孜求所以開發資源，安定後方作長期抗戰之準備者，終日不息，當時以吾夫身在病中，周書屢請遴派大員主持，而吾夫必欲爲川人爭取光榮堅不之許。又請偕行前綫以便護持病體，則又以危險特甚，子女輩亦須人扶持，又婉爲謝絕。兩月以來，接得數函，都屬侍從代書，心甚懸懸，及得一月七號親書一紙，私心乃稍寬慰。豈知甫逾旬卽一病不起，機場送別之時，卽吾夫永訣之時，七號親筆之函，卽吾夫臨終之囑耶？嗚呼痛哉，天胡此酷？吾夫雖嬰宿疾，然尙年富，體尙健旺，無事務以擾之，必不致於死。卽事務繁重，能自暇逸，不必事事躬親，亦不至於死。抑或不過自刻苦，營養

稍稍適宜，亦不致於死。既均不能，抑或不扶病誓師，遠征萬里，內外焦思，猶可不必致死，抑疾發之時，或許周書飛漢護疾，亦可稍緩須臾勿死。而吾夫報國心切，不願以兒女私情，累及一切，又慮以前方危機，累及薄命人。其意固佳，其情可感，而周書內疚神明，則長抱無涯之痛矣。事已至此，夫復何言！竊念周書一纖弱女子，汝子世哲，汝女蔚文，均在幼齡，勢不能有所建白，裨益吾夫事業。而在擁護中樞政策下，愛護川人之意向，則爲周書所深悉，自今以後，當隨時泣請僚屬，精誠團結，以竟生平未完之志。世哲，蔚文，亦當盡力扶養，學苟有成，亦必以平日相告之言，轉相訓誡，以繼生平未完之功。吾夫有知，其來格而來饗！哀哉尙饗。

## 受傷後的郭勛

記者去月杪自東戰場前方到漢，即於某軍事機關，得着老友郭勳旗師長受傷的消息。打聽了好幾天，方才知道他在醫院留治，當即趨訪，把晤之餘，覺得他雖然受創傷，但是精神仍然健旺。欣慰的情緒，真是難以言喻！

「你感着痛苦嗎？」記者問。

「前幾天比較有點痛苦，但是自從將濃血取出後，現在好多了。我受過多次的傷，第一二次未免心裏有點着急，可是到現在彷彿是家常便飯了！也許拚着一死的人。他的神經的抵抗力量，是比較強些的！」郭師長現着自慰的笑容回答着。

「這回甚麼時候離開四川？」



「我們是九月二十八日奉到命令由眉山，嘉定出發，開往平漢綫作戰，後來爲着東戰場吃緊，奉調前往增援，沿途爲着交通困難的關係，直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才到達長興。當時嘉善，嘉興相繼失陷。宣告與急，長興與興之綫已不能再守，逼得向後撤退。我們的任務是掩護正面作戰的桂軍退却，剛好當着敵人挺進的鋒銳，所以犧牲特別重大。二十五，六，七，整個三晝夜，和敵人在金山，小王山，硤砂嶺等地鏖戰，屢進屢退，前仆後繼，總算倖倖地完成了我們的使命。然而我們的官兵已經是疲乏不堪了！到二十九那天，廣德被圍，我們奉命馳援，與敵人的主力接觸了好幾個鐘頭，正在要向敵陣突破的時候，忽然聽說黃旅長重傷了，我當時悲憤萬狀，情不自己，於是不顧一切地下令向敵人猛衝，那曉得不一會，連我自己亦給無情的敵彈擊中，不能繼續前進了！」

「你對於抗戰前途的感想怎麼樣呢？」

「中國人民在堅決長期抗戰的過程，必然得着國際的援助，因為中國與世界主張和平的民主國，有着深切的經濟利益的關係；而且這種爲着維持世界和平與人類正義的鬥爭，定然博得世界大多數的同情。國際間同情中國抗戰的人，對中國實際的行動，必然根據中國人民抗戰形勢的發展而決定。中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基本政策，即中國民族革命的原理，這種原理，已由 孫總理透闡地闡明，在目前抗戰過程中，一切對內對外的戰時最高政策，必須依照 孫總理所昭示的原則而推行也。只有忠實地奉行，才能爭得勝利的前途。最近若干軍事上的挫折，僅屬暫時一種應有的現象，絕不應影響吾人對於抗戰前途勝利的信念和把握。」

郭軍長這一席話簡直是政治講義了！誰敢說中國的軍人不懂得和不在意

政治？近年來，中國的軍人比從前進步多了，像郭師長這樣就是一個很好的代表人物。記者月前晤見這類思想清新，見解準確的軍人很多，不禁聯想到中國抗戰前途的光明！

談到這裏，慰問的客已紛至沓來，記者當即告別，郭師長猶殷殷囑以再

會。

——（濟南十二月十日於漢口）——

## 滕縣血戰的陳師璠師長

在一間活靜的病室裏，潔白的床上睡着我們忠勇的四川模範軍人，與業已殉國的王銘章師長共同堅守滕縣而受傷的陳師璠師長，在記者致了慰問詞以後，蒙陳師長勉抑着創痛，告訴了我在滕縣血戰的經過。

「在本月十五日以前，敵人就在津浦北段源源增兵，到十四日黎明，敵人就開始猛攻我們滕縣正面的下看埠，白山，黃山等前進陣地。本來前進陣地是能支撐則支撐，不能則可退守本陣地的，然而自周營長至每一個小兵，都願意與陣地共存亡，有一個士兵曾衝到敵陣前八次，拋擲了八次手榴彈，最後終於陣亡，在敵人猛烈的炮火和炸彈下。一直支撐到下午二時，周營全營官兵全部壯烈犧牲，敵兵才進入了我們的前進陣地。復以大砲二十餘門，

坦克車二十餘輛，飛機三十餘架，進攻我九山，王福莊，張莊，後院村，金山等我軍本陣地，幸賴我將士用命，一直到下午四時五時，我們陣地始終屹然不動。敵人見猛攻不下，乃改變戰略，分兵千餘，自龍山濮陽山間我右側偷進我陣地後方。我當時聞訊，即自金山親率一營前往抵禦，可是隨後敵人又增援千餘，並有大批迂迴部隊，自龍山，前後棗莊進佔我後方柳泉埠，截斷了滕縣到界河的公路。我當時因部隊多半作了壯烈的犧牲，而且將受包圍，乃和第二綫指揮官王銘章師長商議，請他派部隊和我們聯絡，夾攻柳泉埠敵人，以肅清後路。可是到晚間十時，剛擬出動，王團來報告，說是敵人已經佔了柳泉附近界河，敵人自前方，右側，後方包圍了我陣地，預備隊都已犧牲，不得已乃改變計劃，調王團協同王師長一團兩營堅守白沙河，龍山，濮陽山等陣地，一面乞援，一面加強各項防禦工事。

十五日，我部與王師長部整日與敵人作了極猛烈的鬥爭。飛機，大砲，坦克車差不多連一分鐘都不間斷地在我們陣地上轟炸，我們的官兵雖然傷亡了很多，可是我們的陣地始終沒有更動。

到十六日早晨，據探報敵人萬餘，已有右方迂迴前來，進攻滕縣城數里的東沙河，在極端的危境中，作了個決定，王師長稅副師長率部在城裏死守，我帶領着僅存的特務連手槍連出西門，預備出其不意地襲擊敵人。可是才出西門四里，即遇到了大隊的敵兵，然而當時我們誰都抱了必死的決心了，就向着敵人直衝。幾百個敵人看見我們就狼狽竄逃，我們就追到鐵路邊，預伏在鐵路上的敵軍鐵甲車中的鋼砲，機關槍，猛烈向我們發射，子彈爆裂在我的左右前後，好幾個我的衛兵當時都中彈陣亡了，我們於是祇能退到東面的一個村莊裏。剛進村，敵人已自東面山上攻村，我們一面抵禦，一面退出

村子，可是剛出村五十米，敵人已經進入村莊，而一顆機關槍的子彈却射入了我的右腿。

當時我們祇剩幾十個兵士了，我便命令十個士兵散伏在幾個墳丘上，其餘的都臥倒在身旁的一道河溝裏，盡可能地殺死我們的敵人，然後留下最一顆子彈，自殺以報國人。可是一直到下午三四時，我們看見大隊的敵人遠遠地在移動，而他們始終沒有發現我們。待到夕陽西下，我就吩咐兵士們趕快化裝逃走，我已是一個受傷的人了，死在此地也沒有關係，然而沒有一個兵願意離開我，他們說要死就死在一起，我們一條命換敵人一條命，我們就不賠本了，我當時感動得不由不掉下了眼淚來。

很幸運地，在暮靄裏，幾個老百姓走近了我們的身邊，我當時害怕是漢奸，但他們看見我受了傷，好幾個弟兄都掛了彩，他們非常同情我們，他們

說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是有良心的，并告訴我們如果遇到敵人時，用什麼方法就可以對付過去，最後還指示了我們向那一條路就可以逃出敵人的陣地。由於他們的誠懇樸實，使我一點也不再懷疑他們，隨即遵從了他們的指點走去，一路上竟沒有遇到一個敵兵，終於平安地到達了我們自己的陣地！

當我被抬到臨城的時候，剛好是王師長，稅副師長，呂旅長悲壯地殉國的噩耗傳來的時候，我是感到了無限的悲痛和無限的慚愧！

談話時間已經過多，在致了祝詞以後，我就告別了陳師長，在歸途中，有一句想說而沒有說的話，始終縈繞在心頭，「陳師長，你不愧為一個四川的模範軍人，你的忠勇，你的輾轉在山西山東不朽的戰績，將為千百萬民衆熱烈的愛戴和鼓頌，願一切中國軍人，都像你這樣忠勇，敵人是不足平的



## 潼關民衆熱烈歡送出征

一年不到潼關，看一看，已然變了樣子。大路寬闊平整，城樓油飾得整齊了，據說這完全是稅警團駐紮時整理的結果。高大的依山城牆上，處處密集着馬蟻一般的工作者，這是口口師和壯丁們在作着緊要的工作。

十月十五日，潼關同日有兩件重要的事情：一件是「夫子廟」改有「民衆教育館」，本日開幕；一件是川軍口口師到前方抗日，本日出發。

民衆教育館在正午開成立大會了，會場裏只有機關職員，沒有真正的民衆，大門口佈置得像一所喜堂。這裏前幾天，還在駐兵，所以還沒有多少民衆去問津。這一類的組織，在潼關這樣背山環河，控制三秦的國防重地實在需要，民衆的力量是一條新的長城！

我所曉得有歡送前方抗日將士大會的事，是因爲大街上，一個佝僂老人在敲着一面破鑼，一邊喊：「掛出國旗來，掛出國旗來！」我問遵命掛旗子的店子是怎麼一回事，他們搖搖頭說不知道，及至到了縣府去問問，有個職員回答，是「爲了歡送川軍口口師長，所以縣長也去了。」到了車站才曉得真象，那裏的標語是歡送抗日軍出發。

陸續着，在站上積聚了黑布制服的小學生，各業公會和政府機關的代表，大隊的候車客人想參加進去，却沒有達到目的。

四面山上的陣雲重重，一陣風，微寒中充滿了黃土，先候來了快車，沒見要人來，人散去一半。直到五點過後預備出發的士兵已然吃完晚飯，在洗鍋竈，才看見專車來了。

這裏的歡送式，儀式和熱情都不差，一掛五分鐘的長鞭炮，尤其使人興

奮。

潼關已然成爲兵營。英俊的周縣長告訴記者說：在這非常時期，一切的計劃都停止，只有應付軍事方面了。川軍大批過境，計共有五個師，現在才到一師，是田頌堯舊部，到明天大概可以完全渡河去了。

川軍這次出發，非常辛苦，記者訪問了許多下級幹部，他們的肉體雖勞疲，但精神勃勃，洋溢着優勢的作戰能力。他們從成都出發，翻過重重的大山，踏着沒足的雪頂，忍受着冰點下的候氣，走了二十五天，才到寶雞車站，才能乘車東下。

「在川每月五元五，除了吃飯連草鞋都沒有，」他們這樣告訴說：「出川按七元五發，每月可剩兩元錢了。」

大家要去打日本，都很高興。他們又說：「後方很快的在擴充着，抗日

的前途，一定勝利！」

潼關成了大兵營，除旅館是當然的以外，家家戶戶有空閑的地方便駐滿了兵了。

十月十五日

## 陳萬仞師長在繁昌

論資源，大家許忘不了荻港的。這地方是距蕪湖九十里的一個長江口岸，在十五里外桃冲鐵礦就是由荻港出口的。僑人的事情，礦資良好的鐵礦？是一直由荻港用什麼丸裝到日本去的。在那里製成了槍砲，又用到征服中國的功勞上來。這宗氣人的事情，到八一三炮火響後不能繼續了。辟山督辦的日人跑回了國。這里巍巍的橫山是必得在直接攻打佔領之下，才沒有可能繼續爲敵所用。我們的兵士防守在這里，已有許多拚死擊退敵艦上企圖登陸的水兵。

從荻港，到蕪縣，（原繁昌縣縣府所在地），橫山橋，三叫鎮，是繁昌縣江防的兩個重要據點。每天，在長江上，不時巡弋着敵人的灰白色什麼一

……「什麼！九二之類小砲艦。這怪物是三隻一排的在江心中鼓浪前進。到了舊縣與荻港，常是無的放矢的轟起砲來。在江心中，如果發現我們過江的民船，馬上就搖起機關槍去追擊民船上的百姓。爲了防制敵艦上的日兵登陸，沿江的四個據點都駐守了巡查兵，差不多過去爲礦工及過往客商而繁華的四個鎮市，而今都成了兵士活躍的田地。」

在這條江防綫上的兵士除了防江之外，還含有策動向敵人佔據的魯港進兵的意義。前哨的尖兵與每日前往攻擊的部隊是進駐到下馬店螃蟹磯等江場要地。可是，魯港是不易拿到的。敵人已在一月半前拿到蕪湖之後，即占領魯港而加以經營了的，許多不能走掉的蕪湖壯丁被徵集去在魯港南北兩岸築了極堅固的木柵城與鐵絲網，好幾次我軍英勇的去攻，都被工事後的敵人砲火壓迫了回來。

除了從荻港沿江堤攻魯港之外，在繁昌縣的某某要地，也配備了進兵魯港的佈置。有一個勇敢的排長，常於夜間帶了兵去摸進敵人的防禦工事。有一次第一道鐵絲網已被拆毀，在拆第二道網時，驚醒了敵人，被一陣機關槍打回轉來。

奪取魯港，是收復蕪湖的重要前提。二十三日的早晨我方空軍轟炸了魯港附近的敵人陣地，掩護我軍的摸進，奪到敵人三挺機槍，活俘日本兵五百名。這在士氣上無論如何是一個鼓勵。雖然沒有完成佔領魯港目的，也開始了我方陸空軍聯合作戰的初階。

南京蕪湖失守以後，一般人以為江南戰區的皖岸南部一定是成了人間地獄。其實這是後方對前綫的推測，事實上，敵人的鐵蹄占領蕪湖之後，是只進展到魯港這個據點就沒再進了。魯港是蕪湖繁昌接壤處靠江岸的一個鎮市

。一道通達南陵縣的河道把鎮南分成南北二部。由於江與河。敵人以兵艦支撐着在魯港防守的敵兵。

我們所喊出的消耗戰口號，敵人似頗爲懂得，所以爲了避免中我抗戰計劃，敵人很聰明的在運用他的少數兵力馳驅於南北戰場。在大場突破以後，京滬路進兵時，太原方面戰地停止了活動。占領南京蕪湖之後，大部份兵力由揚州，浦口，裕溪口三處北向，去完成打通津浦路計劃了。江南戰區就止於吳頭（蕪湖）浙尾（杭州）又不動。像下棋一樣：津浦段吃緊了，我軍在江南戰區的繁昌與富陽一帶策動了攻擊，來分敵人的兵力。果然，這二天。蕪湖方面由蘇州，揚州以及蕪湖對江裕溪口等處，開來了約近兩二師團的兵力。

担任攻擊蕪湖的是川軍，這些遠涉山水的四川健兒，都是久征慣戰的老



兵。他們知道這是二十年來打內戰以來所沒有的最痛快的一次保國衛民戰爭，每個人都有一番責任感在臉上顯現。這其中有好些軍官都是行伍出身，抱着在最近期內奪回蕪湖的決心。雖然沒有敵人的砲火精良，他們要以精神勝過物質，打敗敵人。敵人方面也知道川軍士兵的作戰力是極強的，而日夜提防，總想隔着路程不打照面，以砲火把進攻的川軍打回去。

到今日爲止，從石脆方面進兵卡子口竹絲港蕪縣鐵路線的川軍已經佔白馬山，大姑山等要地了，雖然敵人不斷的增援，我軍進攻形勢仍很順利。

每天在繁昌境內的人，都可以聽到清晰的閤閤機關槍聲與大砲聲，防禦敵艦的敵機更是與每人從早到晚都在蕪湖繁昌一帶江面上空巡弋。有時我方三頭飛機到了，敵艦上的高射砲聲就隆隆響起。

靠近江邊與蕪湖魯港接近處的繁昌人都逃過一次，在魯港被占以後，敵

久曾一度由螃蟹磯用兵艦上大砲轟擊過江堤里面的許多水村，好些農民就在砲火中葬送了生命。這還不算，十個八個的倭寇還會好幾次跑到江堤里面的村落中來騷擾，一對七十歲老夫妻以爲日本兵來了沒有事，不跑，也跑不動，結果這二老却被殺掉，把人頭放在床上。這消息傳遍了附近的村落，於是在敵人來時都逃跑了，結果又被敵兵用槍遙射，打殺了許多人。

農民們開始逃難了，每人衣角上掛着難民條子，挑一担米，提一個包袱，攜了妻子兒子與耕牛，離開了不忍走開的家鄉到繁昌縣山里而去避居。有的是作暫時出走的打算，有的因爲房子被燒，根本就不知何日才可返來，他們開始知道敵人是個公共的民族敵人，而不是做了老百姓就可倖免的。却正是因爲沒有自衛，不敢直接與敵人抗戰，才使得十個八個敵兵征服了一個一個村落，於是依靠軍隊的心理產生了。抬傷兵，挑柴，送米，燒飯，挖路

面，嚮導，等等的事情都在一呼百應之下去奮勇做了。請求編隊發槍抗戰的要求也提出了。這都是敵人殘酷面孔所啓示出來的新的生氣，中國在發吼了，土虫也叫了起來。

種田的人因爲敵人的騷擾而無心生產一心要打仗了。事實上在火綫下的田地也無法可以繼續耕耘，靠江的田地差不多都還灌滿了水，這些在冬末就要放掉的水因爲江堤出路被阻，無法洩出。農民也知道明年春耕是絕望了，於是更堅決了抗敵信心。

軍事委員會第六部的皖南特種工作團，在這裡編組了好些行勳隊，號召着家鄉人爲家鄉而戰，無路走的羣衆得到了領導，是勇氣百倍的在開始了新的集體生活。

繁昌縣縣長陳立本是一個久做縣長的中年人，他已被江南戰區的軍事當

局派任爲該縣的游擊司令，把原有的縣政府可以號召的武力都改編成游擊隊。他自己表示，劉備所以能有一部份成功的原故，是在於火燒新野之後，他無一兵一卒，但還拖一大羣百姓逃跑這一點。他認爲假定與敵人抗戰不了，那最低限度是要率領老百姓走的。所以從蕪湖失守之後，他的轉境成了第一火綫，他自己很鎮定的在城里繼續的工作，並不驚慌。

在縣城里，一度萬人空巷的逃到鄉下去，現在因爲敵人並未深進企圖，於是又紛紛回到城里來。

記者在繁昌訪問過川軍師長陳萬仞，他的相貌酷似蔣委員長，舉止態度都類似。一個武備學堂出身的儒將風度人。他覺得皖南人比較四川儒怯，記者也以爲然。皖南由於山水與歷史的關係，是一個文風較重，謀利心切的人民區域。陳師長說在四川，人民是不會輕易讓外人來蹂躪。家家有的是槍，

幹起來就都是兵，鄉村，就是兵營，敵人怎麼也不敢輕入。

記者得到他的方便，去峨橋，潘村，李村，以及人滾外的任村堡，江西劉築村落去行腳過。駐峨橋的營長黃君與記者談起他的戰區民衆工作經過。他到峨橋時，空無一人，於是他一人當街高喊：「川軍來了，不要人家分文東西，也不擾民，你們趕緊回家，以免東西無人照管遺失。」喊了之後，一天就都回來。回來看見我們待他們如弟兄，買東西一文不少，借東西原璧歸還，說話實在客氣，於是老百姓知道了我們的可親，就逐漸爲我們做起事來。現在吃飯，烤火，住屋子，嚮導，抬傷兵，都由老百姓妥當的供應。老百姓知道了軍隊的可親。記者在一村落里問人民，一賣豬肉者說：「川軍是好，那天開差，個個提了錢來還錢，這是我想不到的」。爲川軍挑柴的老人，很憐憫這些年青四川人寒冷，爲他們担柴燒火，婦女也不怕兵了，爲他們

纏着衣裳，在前綫，軍民關係是非常之好，這是可以告慰一般擔心川軍士兵政治意識的人。

蕪繁相持局面到什麼時候打破，誰也不知道，鄉下人等得沉悶了，習慣了槍炮聲之後，在昨晚燃放起送灶神的小鞭炮：準備過年了呢。鞭炮的火花在陰雨的暗夜中如同中國現階段的抗戰，勝利與黎明在苦盡甘來時是會來的。淳樸的鄉下人，耐心些吧，比年還痛快的好日子在前面，靠我們犧牲了眼前的苟安，緊張着身手去爭取，記者在廢歷年關迫近的時候，如此希望別人，也以此自勉。

——朱民威——

## 川軍在山東前線

(一) 新作風

到徐州後，我們非常興奮地知道四川軍隊在津浦戰局的挽回上盡了很大的力量。當韓復榘讓開津浦正面，從濟寧西退的時候，如果沒有川軍星夜趕到，日軍可不費一彈而至徐州，徐州動搖，則今日的武漢，恐萬萬不能如現在這樣安穩了。素來被人目為魔窟的四川，素來被人目為只知內戰的四川軍隊，今天在民族神聖自衛戰爭的號召之下，竟在山東這樣遠離四川的前方，發生捍衛祖國的功績，這是多麼不平凡的事蹟啊！

難得的，並不只此，四川民衆對於川軍軍紀的感覺，一般都是頭痛的，然而在徐州一帶，我們從民間得來消息，川軍的軍紀竟是非常良好，大家相

處得相安無事。

爲了這些令人高興的奇蹟，我們特別肅敬地去看鄧錫侯和孫震兩位川軍統帥。由於事實的需要與習慣的觀摩，四川軍人那樣威儀，在民族戰爭的戰場上變得樸質了。有史以來，四川軍隊從劍門關出來，過巴山，越秦嶺，橫穿關中，轉戰太行山邊，而今更東進至聖賢故里的山東作戰，恐怕是空前的事情。諸葛亮六出祁山，所到不過渭水上游，姜維九伐中原，始終未出隴南一隅之地，今川軍竟橫貫數千里外，勒馬秦山邊，西望巴蜀，東指扶桑三島，四川軍人之光榮，實亘古以來所未有。故上自將校，下至士兵，皆表現爲一致之愉快心情。鄧孫二先生一再道述，官兵對於今回戰爭，不論勝負如何，皆覺得死而無恨。

徐州爲彭城，卽西楚霸王項羽之故都，今日徐州車站上却有不少巴蜀



人兒之蹤影，在山東前綫的川軍，把徐州作爲他們的後方，交通車上有許多健都用純粹的川音在對話。歷史改變了，中華民族內部大交流了，日本人欺侮我們所謂「一盤散沙的中國」，也快成過去了。

一月三十日，正是廢歷除夕，我們從徐州北去臨城，看望我們已立不朽功勞的川軍將士。到時已近夜，車站小販營業興隆，軍民安堵如平時。據地方人士談稱，韓軍西撤時，軍紀蕩然，搶掠無度，民衆一面恐懼日軍之到來，一面又恐懼韓軍之蹂躪，乃相率逃至鄉間。人心惶惶，亡國之悲痛的陰影，籠罩於每一個民衆心間，川軍趕至，始相率回家，重渡其幾乎不能過渡之舊歷新年。

臨城本爲滕縣之一鎮，因有鐵路東通棗莊台兒莊，棗莊中興煤礦公司所在，故商務超乎各鎮。鎮東依山，西濱微山湖，成爲軍事上之隘地，過此

，則徐州形勢，已失屏障。微山湖多魚，且多野鴨，土人捕野鴨，常架雙土槍先後連續射擊，第一槍近地面，第二槍高數尺，土槍發彈子，第一槍響時，野鴨驚起羣飛，俟其剛展翅時，第二槍續發，所中特多，鴨肥而味佳，陳靜珊師長於除夕之夜，享我們的臘味野鴨，感懷無極，蓋以川軍師長在山東前綫以土味待客，其意義殊非等閒也。他日如陳靜珊先生能請我們新聞記者在哈爾濱松花江游泳，更當令人興奮也。

陳爲富於政治頭腦之軍人，對國內政治局勢，觀察甚深，對於目前戰局，甚抱樂觀，川軍武器較差，然而他認爲變更作戰方法，仍可以補救武器不如敵人的缺陷，如果我們軍隊能夠機動地實行動運戰，除少數正面牽制外，大部避實就虛自側後方以攻擊敵人，亦可以達成殲滅敵人的效果。但是欲此種軍隊達成新的任務，必須首先改造軍隊之自身，第一，軍隊戰術觀念必須

改更，第二，軍隊自身政治教育必須加強，第三，軍隊對於民衆運動，必須能健全地發動，與軍隊配合，具體言之，目前軍隊中一迫切需要在於擴大政治工作，最好能組織政治，工作有辦法，劣勢兵器的軍隊，仍有打勝仗的把握。

### (二) 辛酸的幽默

幾位旅團長談起他們在山西作戰的經過，非常有趣。川軍本來誰也沒有想到到山西作戰，所以對於山西地理形勢的研究，友軍的聯絡，敵情的觀察等，都事先沒有準備。當鄧孫兩部奉命北開，由四川徒步到陝西寶鷄，始搭隴海路車東開，原來預定在西安要整理休息一下，所以他們完全是赤足草履，短褲單衣，根本沒有北方禦寒準備，誰知道到了寶鷄，山西戰事緊急，根本沒有休息補充的機會，就這樣以南方服裝趕上山西戰場，從寶鷄以後，東

至潼關，過風陵渡，登同蒲車，北進太原，完全過鐵板車生活，人多車少，有站無坐，且適逢數日風雨，火車日夜不停，無法造飯，飢寒交迫，兵士痛苦不堪，有「士兵到終站下車時，已兩腿發直，隨鐵門之開關，已傾倒而出，於是一種善意的悲聲，響遍於士兵間，『我們鄧總司令告訴我們出來可以坐火車，裏面有沙發椅子，坐在裏面不要勞動，等於『洋房子走路』這就叫洋房子走路嗎？我們不是坐火車，簡直是站火車了！』」

鄧錫侯先生爲四川軍人中富於政治術略的能手，此次出兵，在西安開部屬將領會議時，大家咸以爲此次爲國家生存而戰，大家應一掃過去鈞心鬥角之習慣，以真誠坦率之態度，爲國家效力，故到太原附近奉令進入右區陣地時，全軍皆如命而入，誰知敵情早起變化，左中兩軍早已退却，只剩右翼軍孤軍深入，遂陷敵軍重圍中，最危險者爲鄧孫之部隊在進入陣地之後，有大

部已被敵人包圍擊潰，他們仍繼續前進，在前進課程中。本已數度發現敵人徵候，而仍以爲自己部隊在前方，誰知進入一個已被日軍佔領之村莊後，日軍用機槍射擊，初猶以爲誤會，殆其左右已傷亡纍纍，其自己乘馬亦受傷後，始倉皇而逃，幾爲敵所生擒。

川軍在山西作戰，本爲破天荒之舉，對於外面情形，太不明白，中央軍服裝與敵人服裝，分別不清，故某次遇敵人騎探，見其騎大馬，服黃呢外套，脚穿大皮靴，佩長刀，疑爲友軍官長，不加射擊，殆其已近，哨兵被敵射殺，始知爲敵騎。

川軍倉皇入晉，官長多尙無山西地圖，對於敵人的基本知識，毫無所知，若干受傷士兵被棄戰地，見敵人坦克車衝過，誤爲我軍汽車，頻呼其停車，自報軍隊番號，要求搭車到後方。

這一串酸辛幽默的故事，說明半殖民地的中國，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發動了各方面的力量，這些力量往往不適合於近代戰爭的條件，然而在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之中，任何部份都自願供獻其全力，不管結果如何，參加抗戰者的本身是忠誠莊重嚴肅的。而且事實是最好的教育，痛苦的經驗，能給人以超常的進步，川軍在山西盡了心，而沒有造成很好的戰爭成績，然而經過山西失敗教訓之後，四川軍知道了日本軍隊究竟怎樣，自己的缺點在那裏，日本的短處在那裏，要怎樣才可以和日本抗戰。因為有了這次教訓，所以津浦路北段的危局，他們能很鎮定地把它挽回了。

抗戰是刷新政治的最好力量，因為要在生死綫上打圈，不是有吃苦耐勞和犧牲性的人，是不敢幹的。平時貪官污吏把持政府機關，手段多端，排除為難，然而官僚最怕苦，最怕死，真到生死關頭，官僚不打而自逃了。臨城

鎮原來的公安局長在時局危急時私自逃了，現在的局長是騰縣鄉農學校的校長楊先生，他精幹有爲，臨難挺身而出，維持地方，幫助軍隊，甚有辦法。從這一觀點上，我們歡迎戰爭，歡迎戰爭來洗刷中國歷史上積累下來的腐敗惡濁的政治！

臨城這樣小的地方，敵機來投過二十八次炸彈，結果只傷一人死一人。日來這樣拙劣的投彈技術，只有一個效用，就是告訴中國軍民：「日本飛機的本領，不過如此而已！」

川軍的軍譽，在前方更好，一方面是民衆身受韓復榘時代痛苦：突然遇到川軍，這樣講規矩，有點超常的感覺，至於川軍的自身，則除因參加抗日，特別自愛而外，士兵生活的改善，也有很大的關係。川軍士兵在四川之窮，爲全國之冠，但現在的士兵，每人有一套棉軍衣，和一件棉大衣，每月所

吃軍米爲國家公米，不必出代價，故一士兵每月可得四五元之實餉，衣服食餉而零用錢充足，當然軍紀不容易壞了。

### (三) 滕縣好縣長

臨城北五十里爲滕縣，卽爲今日津浦北段徐州北而唯一抗戰重鎮，滕縣以北之鄒縣，已入敵手，敵我兩軍相持於鄒滕之間。同行同業海萍先生與鐵甲車王隊長有舊誼，蒙其特開專車，約一小時至滕縣。滕縣爲春秋時之滕國，滕文公當小國王就在這裏。今日滕縣爲山東南部大縣，包括春秋時滕薛等四個小國，當時所謂「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實在當時國家小得太不成話，當時許多名將賢相，實在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本領。滕縣縣長嘗古時四國盟主，而今却是行政上起碼的單位。「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我們這次到滕縣，就是住在古上宮所在進德會裏面。這位滕縣縣長周同先生，我們一到就聽



到軍民各方面異口同心的稱道他的抗戰決心和勇氣。原來韓軍一月三日棄兗州，日軍卽由兗州南下軍，川七日始到，中間幾天沒有軍隊，完全靠周縣堅決撐持。敵軍佔鄒縣後，卽速向滕縣前進，前鋒已到離滕縣城十五里之白沙河，當時全城恐慌，漢奸維持會之組織，已將出現。周縣長此時對民衆堅決表示，願「先人民而死」，力持鎮定，閉門拒守，以待川軍之來援。且已在滕縣東部山地布置，準備萬不得已時，入山抗戰，仍使滕縣之行政組織不至動搖。一般民衆聞縣長如此堅定誓言，皆曰：「縣長既願先民而死，吾民當與共死！」於是人心一致，局勢始安，漢奸未得早日活動機會，稍遲日軍之前進，予川軍以趕上接防之時機。否則，滕縣早已入於敵手，川軍趕到已遲，則徐州危矣！我們很爲此臨難不苟免之縣長所感動，特別在下車後，卽去看他。他在樸實的服裝和堅毅的容顏中坦然謂：「無他！中國已失去數百縣

，未聞有縣長殉國者，我有心打破此種可恥紀錄耳。」因此我們稱縣長爲「滕文公」。滕縣民衆武裝組織，現正積極開展，各種抗敵宣傳，皆易爲民衆所接受。本來山東民衆在韓復榘七八年來愚民政策與高壓政策之下，軍記破壞，官吏貪污，民衆恨政府刻骨，真有不少歡迎日軍之來者，然而日軍到曲阜鄒縣之後，其行動與表現，使滕縣民衆大吃一驚，張皇萬狀。山東所謂孔孟故里，禮羣之邦，一切皆可商量，惟有對於女性之姦淫行爲，絕對不能忍受，曲阜爲孔子故居，日軍到曲阜後，卽有該縣巨紳吳廷玉，尹鳳山等出面組織維持會，吳爲過去道尹，尹爲前清統領，以至聖故鄉之巨紳，出面歡迎日軍，日軍亦素以尊崇孔教，欺騙民衆，宜乎應該講些禮節。日軍問吳尹等要若干牛，吳等照辦，要若干羊，吳等照辦，要若干糧食，吳等照辦，然後要二百女子，使吳等大感困難。然而此時迫於淫威，亦只好允設法雇用妓女

，但吳等正出外焦頭爛額雇用妓女，無所結果之後，回家一看，各自全家老少婦女皆爲敵軍所姦淫。敵軍正在縱慾，而吳尹等已嚇得面無人色，隨即羞憤自盡。鄒縣情形更慘，敵軍索女人，維持會不能應，即縱兵搜索，家無幸免，上至五六十歲老嫗，下至十二三歲之幼女，因被姦致死者，城廂及各村鎮日有所聞。這些山東同胞特別不能忍的消息。讓那些本受過漢奸思想「那個皇帝不納糧」的麻醉的人民，也感到不能了。起來！不願意任人蹂躪的人們！山東同胞不自覺的都普遍的覺醒了。但是山東過去的軍事政治，專以壓迫人民爲事，民衆要起來，而怕軍隊和官廳的阻撓，幸而川軍到後。軍紀與韓軍大不相同，一切公買公賣，特別尊敬山東男女之別，並且派人到各鄉宣傳，盡量扶助民衆武力，人心便爲之大壯，以爲有了靠山，灰頹失意的民意，自此復燃了。

滕縣民衆受川軍帶來的新氣象的刺激，大家覺得有希望了。城內的紳士如柳厚山（七十五歲）黃觀堂（七十歲）輩皆奮身而出，隨軍隊政治工作人員到鄉下宣傳。滕縣的青年也紛紛起來，加入縣動員委員會作宣傳員。縣城東北九十里之城前鎮民衆爲歡迎川軍前往，除沿途殺豬宰羊，烙製大餅，預備作飯柴火，送到鎮上而外，且發動鄉民將九十里長的道上積雪掃清，以迎川軍。黃觀堂先生七代進士，滕縣通家，特作七律古詩以迎川軍將帥：「天  
上遙瞻節鉞臨（指川軍來），安危須仗老謀深（或係指鄧總司令），晉文擁  
楚先三舍，忠武服蠻倚七擒（指勝利在最後，目前勝敗無足怪），中府一朝  
誅貳豎（指殺韓復榘）陽光普照靖羣陰（指中央軍威大振），川軍將帥皆韓  
岳，豈有神州竟陸沉。」

#### （四）軍民合作的新姿態

川軍不擾民，而民間送川軍之禮物特多，王副師長學俊曾下令轉達民間，不必饋贈，然而各村各鎮之送禮物者仍不絕於途。計已送到豬一百餘隻，粉條一千餘斤，白菜以萬斤計。村民送到即走，不管收否，商家更一致公議，在舊歷年關爲優待川軍起見，破格不提高物價。川軍多穿草屨，雪地冰天，民衆心中不忍，特紛紛送鞋襪，而使士兵不至於感受缺乏。

魯民這樣愛戴川軍，許多軍官都受感動，而且是他們有生以來所未曾遇過的熱愛，他們於興奮之餘，輒慨然謂：「爲民族而戰爭，能得民衆如此愛戴，可以死而無恨了！」

二月一日再由滕縣赴最前綫之界河，由另一鐵甲車專送前方，因十五里之北沙河橋已破壞，故必須下車換馬前進。車中知劉隊長存恩在膠東退兵時，曾有一段壯烈經過，可以作爲全國軍人之模範。當敵人剛過河之時，他是

鐵甲車第三隊，奉令入膠東破壞膠濟路鐵橋，後來敵人已佔膠濟路上之周村以至濟南之綫，他這一系列車被截在敵人後方兩百餘里，士兵大譁，而他仍主西返津浦路，但各站已無人負責，電話電報皆不通，但他料定敵人因欲利用鐵道，不會破壞鐵橋，如果只破壞鐵軌，比較容易修復，強迫通過，但開至周村附近，天已入夜，敵已在周村，九股道路已被敵人破壞八股，他密派勇士，暗中將其餘一股道搬好，然後猛衝而過，敵人槍砲大作，劉乃燃巨燈，一面看路軌，一面還擊，終得通過周村，其餘各站皆且打且退，迨至濟南，已寂無軍隊，然他所率第三隊鐵甲車已轉入津浦路，而且至今尚能在濰縣最前方負責守衛之責，國家如人人能如此負責，則國家不知要多保持多少力量。

下鐵甲車騎四川小馬，久不騎馬，見馬技癢，但騎慣西北大馬，今騎上如此小馬，意有未盡耳。然而川軍將士跋躄萬里，全賴此小馬以代辛勞，此

馬爲抗日而翻大山、渡曠野，本已極度辛苦，今竟蒙川軍將士厚愛，將其不能分離之馬匹，借給我們不相干人之乘騎，心中實甚不安。

北沙河爲日本騎兵會到之處，北去界河十七八里，途中三五里一村莊，居民皆甚安謐，紅男綠女，村中尚有集而作賭博戲者，蓋全不類戰時氣象。人民今覺有所恃，得安心過舊年耳。北沙河以北之鐵路，以由工程大隊加以破壞，令鄉民自取枕木爲薪，故沿路村中男子多在鐵道上作拆毀工作，相聚成隊，利之所在，人民自然趨之。但人民於拆毀鐵路之餘，自然想到戰局之艱難，我軍將自此與敵人長期戰爭，暫無北返之可能，生於此等地區之民衆，當知前途之多難，敵軍之必來，而速謀自身之組織與游擊武裝之建立也。

到界河後，車站已完全破壞，不見人影，我們數騎過後，哨兵驚出問何人，同行有政訓員，始得過。又一里至界河鎮。鎮中軍民雜處，春聯貼滿門

牆間，街道且爲駐軍掃清，絲毫紛亂氣象皆無之，不知者，絕不知已入戰場矣。牆上標語，有「不退倭兵誓不還！」蓋表示川軍出川之決心。

至前方指揮部，訪譚尙修團長，知此間民衆對於軍隊之愛護又比滕縣爲更甚。民衆送譚團豬已三十餘支，粉條近千斤，鞋襪則隨時做好送來，民衆見士兵無手套，乃大家趕做布手套，期使人各一雙，老者見我哨兵在雪山上監視敵人，雪風刺骨，乃親送柴火至山上，親爲哨兵燃火取暖，見我作工事之士兵，雪時亦不停，除送柴火取暖外，更出凍瘡藥，並親爲受凍傷之士兵綁紮，見工作過苦或有病之士兵，則在旁望視，不忍卽去。

譚團在前方曾與敵人接觸數次，民衆皆異常盡力，其次我軍搜索前進，村中已有敵人，我軍不知，一村民乃出來以手示阻止我軍，我軍不解其意，繼乃近前謂「村中有敵人」，因川軍不習魯音，亦不明瞭，村民乃以手阻我



士兵前進，並指村中，頻謂「有敵人！」「有敵人！」至是士兵始明白，立即散開戒備，而村中敵人已知我軍已至，立刻還擊，此忠勇之村民，即爲敵軍所擊殺，然而我軍因此得以保全，皆此富有抗日意識村民之功。

又一次我軍與敵軍作戰，遺下傷亡，不能立時撤走，戰場附近民衆乃自動將傷者之槍彈保存，而將死者屍體暫用土埋葬，傷者則暫收葬家中，殆敵軍退後，村民自動將死傷士兵抬送回營，而對死者，在交代屍體之後，與當地圍觀居民，同聲痛哭，如喪老友。讓許多官兵反面節制了自己對於同伴本有的哀痛，而勸慰村民，謂他們係爲國家而死，死後可以升天，不過爲之過於傷感。

#### (五) 打出了新勝利信心

一位曾經夜襲敵人最前進根據地兩下店的尹惟一營長，暢談其與日軍接

觸後之得，他謂「從來沒有比現在更好打的仗了」。第一，民衆幫助，事事不感困難。第二，有民衆作耳目，敵情明瞭，知其虛實，避實就虛，處處有打勝仗的可能。第三，敵軍攻擊精都蕙弱，只要稍爲遇到一點我軍攻擾，卽如烏龜式的縮頭不敢外出。至於我方士兵則無人不輕視日本步兵行動之拙劣，但能避開日軍之大砲坦克等正面衝突，一見日本步兵，那就算操了勝算把了。

作戰上他發明了新的作戰方法，他以爲同日本作戰，假如我們兵器不能變到對等，則我們正面死守或者猛攻，都不能達到戰爭上以少的犧牲換得大的勝利之原則，他經驗所得，應說用少數部隊正面牽制敵人，而以主力控側於敵人側面，正面但求韌性的牽制，不在與敵硬拚，側面主力必發現敵人側面，然後猛力加以攻擊。此種作戰方法，可以轉變敵人前進方法，分散敵人

兵力，擾亂敵人陣容，最低限度可以做到無甚損失，而有效地阻止敵人前進的預定計劃。

就敵情來說，據報在泰安者為礮谷師團，在鄒縣者為服榮聯隊，鄒縣與兩下店之間，完全是空的，可以任我游擊隊活動，鄒縣與兩下店敵人，皆用鐵絲網將其駐營地圍護，不敢出一步。鄒縣敵軍人數不多，恐我民衆起來反抗，乃在四門上每日貼紅紙大布告一張，上寫「大軍明日到此！」每日夜間，日軍用數十輛砲車自城中拖出，次日又將原砲車拖入，示人每日有新砲到此，其實就是原來那幾門砲。拖砲的馬已經老百姓看熟了。而且某次，拖砲的馬將砲衣咬破，裏面乃使木製假砲，所謂堂而皇說的數十門大砲，真正的鋼砲，沒有幾門，在泰安一帶敵軍專用汽車運輸軍火甚忙，有一次所謂軍火的箱子不小心從車上跌下來，裏面原來是些碎石子！敵人士兵因無戰意，故

戒備疏忽之至，我們的偵察可以自由出入日本所佔領之城鎮，並且可身懷利器，敵軍不知覺。故往往若干下級幹部與士兵皆請求自動襲擊日軍，蓋衆信有絕對把握，然而上方往往不准，故下級幹部與士兵常感氣悶。

越往東的山地縣份中，民氣越強，泗水縣的民衆曾自動入城將維持會份子捕出法辦。蒙陰縣的民衆，甚至將盤據縣城的日本軍隊二百人打跑，打死日軍一百餘人。可以說日軍在山東民衆起來反抗之下，已感到處處困難，步步荆棘。

在界河的團部裏，正在吃飯時候，見位自動到軍隊中作宣傳工作的地方知識份子，突然長袍馬褂地進來了。叫聲「同志」！大家坐在一起了，舊歷元旦在界河前方，看到大家在抗日的總目標之下不分彼此的神情，衷心快慰。我們問他們爲什麼要盡義務來幫助軍隊，他們的答覆很簡單，因爲他們不

願做日本的奴隸，他們已經看過「高麗棒子」的先例，將來日本人要抽被佔領地的壯丁去當兵，用中國人的錢雇養中國兵去打中國人，那是最悲慘的局面萬萬不能幹的。因為我們不願，所以起來反抗！。

——長江——

## 王銘章師長殉國經過

自津浦北段正面之敵，於十四日開始向我界河、黃山及香境之綫猛攻，我軍即以血肉長城奮勇抵抗，敵迄未得逞，至十五日，敵以步炮空聯合力量集中攻我右翼香城一點，我以火力不及，卒被其突破，敵即乘勢由香城逼近滕縣，先將我東關包圍，并已大砲向東城射擊，我東關守軍新守土城即與圍攻之敵浴血苦戰，肉搏達八小時，所部犧牲殆盡，黃昏始奉命令退入城內，是時我在界部隊聞警，爲堅固後方急自前綫撤回增援滕，滕縣城內守軍至是共有軍警約三千人，王銘章師長即以此三千人爲基幹，決在滕縣與敵拚一死活，滕縣縣長周同亦協同固守，敵既佔我東關，乃於十六日夜向城開砲達兩萬發，城垣被擊坍兩處，我以堆存之食鹽千包將缺口搶堵，四門亦以沙包填

塞。十七日晨，敵大部已包圍圍城，由飛機大砲掩護開始搶登我城垣，守軍以手榴彈及機槍制敵斃敵無算。惟此時城內砲彈如雨，敵機轟炸不絕，煙雲迷漫，火焰燭天，我三千將士生存寥寥，王銘章師長以局勢危急，當率參謀長趙渭濱，團長長王麟，縣長周同等登城督戰。我生存健兒經王激勸，仍奮勇殺敵有死無退，無如敵衆我寡，卒於十七日下午三時，被其由東南城兩缺口登城，而竄至西城，我趙參謀長渭濱，王團長麟陣亡，王銘章師長亦腹部中彈，旋以大勢已去，危機難守，卽以手槍自戕，臨死仍高呼「中華民國萬歲！抗戰到底！」其視死如歸殺身存仁之壯烈情緒，神鬼爲泣。周縣長同越壕跳出，當卽跌死。我城尚有重傷兵三百餘名未及退出，不願受敵殘殺，互以手榴彈爆炸而死，其死事壯烈，誠可驚天動地，敵旣入城，我城內零星部隊尚有五六百人，仍集合與敵巷戰，晚七時一鼓而突出重圍且戰且退。途中

又傷亡逾半，至是滕縣乃全告淪陷，計自十六日至十七日，我軍固守滕縣亘州六小時之久，我軍將士犧牲兩千餘，敵之傷亡則倍於我，滕縣郊外敵屍滿野，血流成渠，滕縣經此浩劫，城內建築惡化焦土，煙焰蔽空，入夜火光燭照百里。



## 反攻兩下店

在滕店戰役中受重傷的呂旅長，最近已輾轉到漢，入××醫院療治，記者聞訊，即趕往慰問。呂旅長頭部，中了幾顆最可咀咒的敵人三八步槍子彈。現在已用層層的紗布包裹着，他的傷太重了！呻吟在病榻，連講話都感覺困難。室中慰問的一羣，大家都在簌簌的掉淚，充溢着悲壯肅穆的空氣。

陳靜珊師長，仍躺臥在隔隣的病榻上。他的健康，顯然有了進步，這是值得大家欣慰的。他對記者敘述津浦北段我軍反攻兩下店的經過，說得極詳細，特扼要的追記如左：

轉戰於晉東高原的川軍，於本年元旦，奉命由××綫的××，調赴津浦戰場，扼守在鐵綫北段的正面。那時前綫的沉寂，不過偶然有些敵人小部隊

來進擾，都給我們奮勇擊退。二月初旬，我們興奮的獲得了長官叫我們出擊的命令。官長們高興得了不得，磨拳擦掌，全嚷着要在這次出擊中，報在晉東戰場上的血仇！從二月十三日起，我們開始向兩下店作猛烈的反攻。我們的先頭部隊是××師的陸旅譚團，迅捷果敢的動作，在接戰後，我們便把兩下店重重的包圍起來了！我軍當時僅恃低劣的武器，而敵人的火力很強，他們把火炮集中起來，以最強的火力，來壓倒我們攻擊的火力。敵機又飛來助戰，但我們的士兵，仍奮勇爭先，前仆後繼。雖然因火力懸殊，攻不進去，但敵人始終在我軍重圍中，不能突圍而出。而且我們的迂迴部隊，繞道進襲，已把敵人後方兩下店與鄒縣的交通，截成敵段了。

攻擊一直繼續到十七日，敵人大部份增援軍隊已開到，即在當天下午，他們開始反攻。敵人毫不吝惜的消耗大量砲彈炸彈，而且以坦克車衝鋒，我

們仍然冒着砲火，邁進直前，毫不反顧。到了十八日，我軍桃園及譚園，始退至嶗山，葛山，這一帶高地，擠險抗敵。午後，這兩團人，被敵人包圍在山上，我方急調碧團馳至，內外夾攻，擊潰了敵人。又調王徹熙團，帶了另一團生力軍，由鐵路綫的左翼，迂迴到嶗山，葛山，重新把這一塊高地，從敵人的手中，奪了回來，以後敵我始終在兩下店相持。在此次反攻兩下店戰役，我軍傷亡達一千一百餘人，而敵軍的傷亡也極大。從這次戰鬥中，使我們深信，武器縱然低劣，但只要英勇，果敢，仍然可以反攻，給予敵人以致命打擊。

記得我軍駐防×××縣時，我們常請×路軍總司令××將軍，到部隊中來講游擊戰的戰略戰術。所以大家對於游擊戰術，頗有躍躍欲試之勢。想從理論的學習，而走到實踐。從十三日兩下店正面攻擊開始時，我們另外又

派了王文拔團，從香城開拔到敵人的後方，嘗試作游擊戰。我軍得當地的民衆的協助，到曲阜與鄒縣之間××山××山××山一帶埋伏。因爲行動極秘密，所以敵人一點也未防備。一營人守在靠近曲阜的小雪村，另一營則佈置在近郊鄒縣的堯村，其餘部隊，則控制在山地上。十四日正午，果然敵人的小汽車三輛，從曲阜開到鄒縣，在逼近小雪村的公路，我們早已破壞，等到敵人汽車進退維谷之際，埋伏的我軍，便蜂擁而至，手榴彈投擲，步槍的密集射擊，把車上的敵人全解決了！我們得到了兩挺輕機關槍，三支步槍，三支手槍，還擊斃了敵北支派遣磯谷部隊田島部隊的本部通譯官中島榮吉氏。三輛汽車共有敵官兵三十餘人，除了四五個逃脫而外，其餘都在頑抗中給我軍擊斃了。在同日下午二時，從鄒縣方面也來了一輛大卡車，座有敵人兵士二十餘人，當經過堯村時，也被我們襲擊，結果我軍傷亡五人，敵兵無一生

還，而且繳獲了輕機槍一支，步槍十餘支。兩處被截擊的噩耗，傳到了敵軍陣地，敵軍當即派了一小部份隊伍，約三百人，前來搜索，結果又被我們擊退。因為當時我們據有高地，居高臨下，公路上敵軍的馳騁，逃不出我們有效的掃射射程。敵人吃了這麼大的醜，當然不肯甘心，於是十五日，派了一千人，攜有大砲及機關槍，又來報復，一面又從曲阜調部隊來夾擊。結果，我軍因很早便得到×××的報告，大部份先期退却。只有小雪村一營人，奉到命令稍遲，未及退出，即被敵包圍，激戰到十五日晚上，仍被我突圍而出。十六日拂曉，全團集合於田黃村，計算這次游擊戰中的傷亡，結果是陣亡了一個連長，傷亡士兵一百餘人。所認為痛惜的，是這一團英勇的官兵，在最近滕縣戰役中，已全部殉國了。

最後，陳師長說到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及全綫上軍民合作的必要。他說

：「滕縣民間槍械有×萬多，但因為沒有很好的組織，很好的領導起來，終究不能在抗戰中，發生出偉大的力量。軍隊本身，如果只靠長官訓話，藉以提高士氣，不但是長官很苦，而且收效也不大。因此，加強軍隊中的政訓工作，發動抗敵的民衆組織，在目前是萬分迫切！」

# 川軍抗戰集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編輯者

蔣經國

法亞

出版者

中央圖書公司

總經售

漢口東亞書報社

重慶開明書店

中華民國廿七年三月初版

實價每冊一角五分

2211

+35521

~~828522~~  
~~828522~~  
~~828522~~  
~~828522~~



93